



人文学术

苏格拉底的敬神

——柏拉图《游叙弗伦》疏解

顾丽玲 著

自从柏拉图并经由柏拉图，
希腊的古代信仰变得与之前有了本质性的不同

 复旦大学出版社



苏格拉底的敬神

——柏拉图《游叙弗伦》疏解

顾丽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的敬神——柏拉图《游叙弗伦》疏解/顾丽玲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309-09977-5

I. 苏… II. 顾… III. 柏拉图(前 427 ~ 前 347)-哲学思想-研究 IV. 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349 号

苏格拉底的敬神——柏拉图《游叙弗伦》疏解

顾丽玲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7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977-5/B · 483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001
第一章 从卢凯宫到国王门廊(2a1 - 3e6)	007
1. 从卢凯宫到国王门廊	010
2. 王者执政官	014
3. 传唤抑或预审	017
4. 惊诧与平静	019
5. 庇透斯的米利都及其指控	021
6. 游叙弗伦替苏格拉底辩护	030
7. 游叙弗伦的身份	036
第二章 游叙弗伦告父亲(3e7 - 5d6)	041
1. 赫拉克雷斯之举	045
2. 习俗的虔敬观	049
3. 告发与洁净	055
4. 苏格拉底要当学生	059

第三章 做神所做(5d7 - 6e9)	065
1. 诸神抑或理念	068
2. 不敬神的可能原因	075
3. 苏格拉底的神话	081
4. 自然化,抑或伦理化	085
5. 澄清问题	088
第四章 为神所喜(6e10 - 11e5)	091
1. 为神所喜	101
2. 指控父亲的根据	105
3. 对不义之辩护	108
4. 定义之修正	113
5. 属性与本质	115
6. 作为幕间的代达洛斯之笑话	120
第五章 作为实践技艺的虔敬(11e6 - 15c10)	125
1. 斯达西努斯的诗作	133
2. 作为驯养的照料技艺	137
3. 作为主仆的照料技艺	140
4. 侍奉作为一种可能的虔敬之理解	143
5. 作为交易的技艺	146
结语 逃匿的普洛透斯(15c11 - 16a4)	151

附录一 柏拉图的虔敬神学——以《游叙弗伦》为论述中心	159
附录二 苏格拉底眼中的游叙弗伦问题——以柏拉图的虔敬观为视角	179
附录三 从《游叙弗伦》看苏格拉底的敬神	199
参考文献	212

引 言

古代信仰是关系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秩序的根本问题。

著名的希腊宗教学者布克特教授曾这样说：“自从柏拉图并经由柏拉图，希腊的古代信仰变得与之前有了本质性的不同。”这个说法，其实涉及了三方面的问题：古代信仰原先状况如何？这一转变何以必要？这一转变归向何方？《游叙弗伦》（以下简称《游》）以虔敬为主题，关涉的正是古代信仰转向的这些基本问题。

古代信仰不仅在雅典城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城邦制度、习俗和法律等诸多方面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家庭和城邦的基本法。古代的虔敬之信仰，一方面，首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依宗教法则而言的正确相处，尤其是作为家庭祭司角色的父亲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在家庭祖先崇拜阶段，家庭成员要成为一位虔敬者，首先必须做到遵从父亲。这是最神圣的责任，是虔敬首要且不可或缺的内涵。另一方面，虔敬意味着人对神应有的态度。这个态度更多的是指具体的崇拜行为，包括形形色色的献祭、崇拜及净化的仪式。人们将这些未成文的仪式和惯例视为祖先之法，并加以遵从和实践。学者把这种诸神信仰称为“作为实践的政治神学”。

逮至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古代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内部因素来说，古代的诸神信仰得以建立的内在依据是诗人神学，而诗人神学并不可靠。最初，荷马和赫西俄德决定

性地制造了诸神的样貌,并把这些拟人化的诸神理解为世界秩序的主宰力量。然而,诸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秩序的一致性的来源,因而无法真正有效地引领人们走向善的生活。从外部因素来说,古代的诸神信仰,当时又受到了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和智术师的影响。早期自然哲学家反对将诸神作拟人化理解,并且批判对诸神的仪式崇拜,代之而起的,是对这个秩序井然的万物宇宙的关注。但这种探讨并不导致脱离诸神,而是使得神性得到更充分的理解。所以,作为实践的宗教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太大改变。

然而,智术师运动的出现,却给古代信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公元前5世纪,由伯利克利所推进的彻底的民主制,激发了雅典城邦对继续教育的迫切需求。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说,伯利克利的民主制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乃是因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不是委托给少数人,而是面向多数人。一方面由法律确立起人人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允许发挥个人的价值。于是,在法庭辩论和政治演讲中谋取成功的期望,导致了特殊的说服和论辩技艺的发展。由于雅典男性公民的普通学校教育一般到14岁即可完成,而在民主制的城邦生活中,为了出人头地而展开的竞争,创造了对继续教育的实际需求。智术师运动至少部分满足了这种迫切的需求。

可以说,智术师的教育,实际上是将伊奥尼亚关于宇宙论的思辨传统大众化,将其扩展到信仰、道德和法律等领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习俗与自然的著名争论,即传统的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律究竟是基于自然,还是基于不同的习俗?在各个城邦间周游讲学的智术师发现,宗教信仰、道德法律的规范,总是与民

族、与城邦的特殊性相关联。正义与不义、美与丑，不是自然所定义的，而是由习俗所决定的，因习俗的不同而不同。它们纯粹起源于习俗，缺乏那种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客观权威性，因此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智术师运动，甚至使诸神的存在也陷入了不可知的境地。正如当时最著名的智术师普罗塔戈拉所说的：“关于神，我不能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样子，因为有许多东西阻碍我们的认识，问题既晦涩，人生又复短促。”普罗塔戈拉的观点并非彻底的无神论，但这种不可知论的看法，对传统信仰而言无疑已是重大的打击。

智术师使希腊哲学研究转向人本身，并为青年的系统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其学说同时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智术师持有的相对主义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城邦和家庭现存的权威。库朗热认为，这些智术师拥有一种攻击古老传统的热情，他们以辩论术为手段，用一种所谓的正义来替代古代的一切习俗之法。这种辩论术不可避免地将人们的思想引向了自由之境界，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城邦生活的神圣基石^①。因此，在智术师启蒙的冲击之下，传统的诸神信仰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柏拉图显然不赞成智术师对自然与习俗的这种对立划分。他相信，凡是习俗或传统道德所要求的活动实质上也是自然所要求做的事情。为了追求自然所规定的东西，也就是对人而言最好的东西，坚持传统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是有益的。

那么，面对这样的信仰处境，柏拉图作了怎样的反思和回

^① 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9—335页。

应？通过《游叙弗伦》，柏拉图为我们展现了古代信仰的内在困境，也为我们指示了信仰重建的新的可能方向。虽然，在《游叙弗伦》中，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一番探讨并没有得出关于虔敬的明确定义，但柏拉图将虔敬指向其理型，以这种对确定的理型的探求，回应了智术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并找到了解决古代诸神信仰危机的可能方向。柏拉图通过虔敬之理型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信仰的内在化转向。虽然虔敬之理型是外在于人而存在，但对此理型唯有灵魂之眼才能把握。于是，灵魂成了信仰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人只有实现灵魂的转向，从可感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才能得到可靠的指引而达到一种真正善的生活。于是，信仰与灵魂的紧密关系得以构建。如果说古代诸神信仰是一种深刻依赖于神话故事而偏于外在仪式的信仰形式，那么，柏拉图所提出的作为理型的虔敬所指向的是一种偏于内在化的信仰形式。这里的“内在化”也是在灵魂与信仰的内在关联意义上说的。柏拉图的虔敬观，站在古代信仰的转折点上，实现了从外在仪式的诸神信仰，到与灵魂紧密关联的虔敬之理型的转向，为信仰的普遍性和确定性重新奠基。不仅回应了古代诸神信仰的内在矛盾，而且为古代信仰重新指明了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一转向通过新柏拉图主义的阐发，对后世的信仰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每个时代都会造立形形色色的诸神形象，人们在各种幻象的诸神信仰中虚耗光阴。就此而言，由外在诸神转向内在灵魂这一转向何尝不是个体生命所需完成的自我使命。如果说，诸神崇拜犹如洞穴中墙上的光影，真正的光明在洞穴之外。那么，谁又是走出洞穴而见此真光明者？

第一章

从卢凯宫到国王门廊(2a1 – 3e6)*

* 1578年,由 H. Stephanus(斯特方)主编的《柏拉图全集》希腊文版在巴黎出版。他所编定的分卷、页码和分栏(a、b、c、d、e),以后为各国柏拉图学者广泛采用。为方便读者,本书亦根据牛津柏奈特(J. Burnet)的希腊文校勘本标明对应的编码。

游 [2a] 呃,苏格拉底,什么风把你吹这儿来了?这会儿你怎么离开卢凯宫(λύκειον)的老窝,上国王门廊(βασιλειος στοά)这儿来消磨时间?该不会跟我一样,上王者执政官(τὸν βασιλέα)这边跟什么人打官司吧?

苏 [a5] 啊呀,游叙弗伦,实际上,雅典人把这叫公诉,不叫私诉哩。

游 [2b] 你说什么?看来有人要告你,对你提出公诉。我想总不至于你要告什么人吧。

苏 当然不是。

游 真有人告你啊?

苏 [b5] 没错。

游 这人是谁?

苏 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人,游叙弗伦。据我所知,他好像是个年轻人,也没什么名气,我只知道他们叫他[b10]米利都,是庇透斯人。或许你认识庇透斯的米利都这么个人吧,他长头发、小胡子、鹰钩鼻。

游 我不认识这家伙,苏格拉底。他到底[2c]告你什么?

苏 告我什么?至少对我来说,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噢。他年纪轻轻,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真是厉害呐。据说,他不单知道青年是怎么被教坏的,还知道是[c5]谁教坏的。他好像很有智慧的样子,看到我愚笨无知,教坏了他

的同辈人,就像小孩跑去母亲那儿,跑到城邦那儿去告我。我看哪,在城邦老百姓中,他是唯一一个首先这么关心青年的人,[2d]想让青年变得尽可能好,如同好的农夫首先关心那些幼苗,然后再去关心其他的庄稼。据米利都自己说,他首先就要清除我们[3a]这些败坏幼苗的人,随后,显然他还会关心年长的人们,他要为城邦造最大最多的福哩。看来,他已经[a5]开始这么干了,想必也定有什么结果吧。

游 但愿如此,苏格拉底。就怕适得其反啊。依我看,他对你行不义,只是从赫斯提亚(Ἑστίας)开始来伤害城邦。你告诉我,他告你败坏青年,他到底怎么说的?

苏 [3b]哎哟,我的朋友,这事咋听起来,确实叫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说我是诸神的制造者,说我制造新的诸神,不信原先的神了。他正因为这个才向我提出公诉。

游 [b5]我明白了,苏格拉底。因为你每次都说有神灵(τὸ δαιμόνιον)昭示于你,所以,他提出了这个公诉,告你革新神道。他到法庭诬告你,以为用这类事情容易在民众那里得逞。真的,[3c]每次我在公民大会上讲诸神的事,向他们预言未来之事,他们就会嘲笑我,好像我疯了一样。事实上,我所预言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真的。然而,他们嫉妒所有我们这类人。不过,我们完全不必将此[c5]放在心上,一起肩并肩,跟他们对着干!

苏 亲爱的游叙弗伦,他们冷嘲热讽倒也没什么。确实,依我看呐,雅典人并不关心一个人机灵不机灵,只要他不传授自己的智慧。不过,一旦他们认为谁在这么做,让别人成为他那

样,他们就会大为恼火,要么就像你说的出于嫉妒,[3d]要么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游 在这些事上,无论他们怎样对我,我才不在乎哩。

苏 [d5]大概是因为你很少表现自己,也不想把自己的智慧传给别人。而我哩,我担心,由于我心存仁善,他们就以为我要将我所有的都向每个人倾囊传授,不单不收取半点报酬,而且,只要有人愿意听,我都乐意倒贴。要是[d10]他们存心嘲笑我——就像[3e]你说的,他们也这样嘲笑你——在法庭上使劲地玩耍嘲笑我,倒也没什么好难过的。只怕一旦他们认了真,这结果是祸是福,恐怕只有你们这些预言家才知道啰。

游 没什么大不了的,苏格拉底。[e5]只要你愿意,你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想我也会打赢我的。

1. 从卢凯宫到国王门廊

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在国王门廊相遇。游叙弗伦一见苏格拉底就大为惊诧,“哎,苏格拉底,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游》2a1)。希腊文用的是 τί νεώτερον(什么新鲜事), νεώτερον的词根含有“革新”、“革命”的意思。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两人的事件恰恰与“革新”紧密相连。在雅典民众看来,苏格拉底“革新神道”,不信原先的城邦神,而信新的神。游叙弗伦要指控父亲杀人,并自认为是虔敬之举,这也是对尊敬父辈的伟

大传统的革新^①。可以说,革新问题贯穿对话始终。然而,倘若我们要谈论革新,首先必定有一个预设,即存在某种标准,远离或违背这一标准才被看作是革新。那么,关于虔敬这一主题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标准,这也是柏拉图通过这篇对话希望向我们澄清的问题之一。

在游叙弗伦看来,苏格拉底出现在这里是意料不到的事。虽然,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成为原告和被告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但苏格拉底则完全远离了政治生活及其相伴随的任何法律纠纷^②。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将自己说成是法庭的“陌生客”,“我活了七十岁,上法庭这还是头一次呢”(《申辩》17d2)。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或许也是苏格拉底第一次出现在国王门廊。

值得注意的是,游叙弗伦的言辞特意强调了从老窝“卢凯宫”到“国王门廊”。这并不是简单的场所切换,而是暗示着苏格拉底生存处境的重要转变。

“卢凯宫”(λύκειον)是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属地。卢凯宫是献给阿波罗的,苏格拉底平时最喜欢在那里晃悠。《欧绪德谟》(271a1)的开场与《吕西斯》(203a1)的开场,都提到这个地方。苏格拉底哪怕一整晚会饮没得休息,一早也不忘去卢凯宫,而且与平常一样待上一整天,快到傍晚才回家歇着(《会饮》223d8)^③。如此看来,苏格拉底似乎非常乐意待在阿波罗的神庙,在那里呆呆地神思,或者拉着别人闲谈,那是他

① Maureen A. Eckert, *In Pursuit of Piety: A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uthyphro*,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4, p. 44.

②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translated by John Raff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17.

③ 参见柏拉图等:《柏拉图的〈会饮〉》,刘小枫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